

中國宮廷奇觀

圍繞皇位的皇戚之爭 • 圍繞朝政的君臣之爭

第一卷 第一章 中國人民出版社



前言

这是一座神圣的人间天堂，红墙绿瓦，金屋丹陛，辉煌煌然。

这是一片神秘的禁地，十数米高且厚的石砌城墙巍然屹立，十数丈阔而深的护城河环绕绕匝，执刀负戟的御林军戒备森严，使任何企图窥覷红墙内幕的猎奇者敛迹却步，也使所有知情者和史学家噤若寒蝉，讳莫如深。

然而这却是一座禁锢灵魂的地狱，一片滋生腐败、荒诞、淫乱的污土，是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因而也是两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万恶之源，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并终于带着灿烂的古代文明而沦为半殖民地的祸根所在。

这就是中国宫廷。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创建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往昔的皇宫，每一位自由的公民均可凭一纸门票而昂然步入午门。当我们脚踏着雕龙镌凤的御道，徘徊于金碧辉煌的故宫旧殿时，当我们抚摸着枯井颓垣、碑苔砌草时，无不看到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同时也无不感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巨大震撼。它逼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里成了历史的必然和偶然的开关与出发点？那些头顶冲天冠、身着黄龙袍的“天子”如何操纵着那置人生死穷达、令国家存亡兴衰的权力机器？作为一个人而非神，确切地说，作为丈夫，作为父、子、兄、弟，他又是怎样处理各种关系？皇家三宫六院那数以千万计的第二性、“第三性”又是怎样熬年度日？她们又有何种令人拍案惊奇的心态和行径？这些，都应该是正儿八经的历史研究课题。于是，笔者也就有了研究中国宫廷史的想法。

鲁迅先生曾尖锐地批判封建社会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考察一番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生活，才明白那地方真正是集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社会这种人吃人性质的。面对动辄便血流漂杵，白骨成聚，毁灭性战争循环往复无有底止的历史；面对动辄勇于而食，裁纸为衣，平劳终日而难得温饱的广大“黎庶”；面对一批又一批入使者的铁蹄洋枪下一次又一次土崩瓦解的帝国大厦，有正义感的君子先哲们天真地抨击着昏君暗主，呼唤着圣明“天子”的降临，以期河清海晏，天下太平。殊不知罪魁祸首并不仅仅在于某个坏皇帝，而是在于专制制度本身。皇帝与专制制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英明者有之，慈善者有之，然而中国社会照旧在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究其原因，一如马克思所论，封建社会乃兽性社会，它不仅改变历史进程，而且也改变人的本性，使善人变恶，恶人更恶。一部中国宫廷史，我们便只能看到这些。

书面记载的历史汗牛充栋，一页页地翻去，那不绝于编，数不清的载父杀母，杀兄屠弟，狼子野心，兽欲横流，……种种宫廷秽性丑态，令人发指。偶或哪位皇帝稍微规矩一些，反倒嗤之为反常。此种心态令人浩叹。故此书以“奇观”名之。奇者，围绕皇权而生出之种种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之事之情，拍案惊奇之余，亦将有助于我们懂得，在那专制中心、集天下丑秽大成之地，要求社会进步，岂非痴人说梦！

最后是史料。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占有的书面历史往往只是那在时空中延续着的历史的遮羞布，尤其是“二十四史”，不外是“独夫的家谱”，“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因此，治史者往往不得不兼采野史杂记，“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为尊者讳（鲁迅《忽然想到四》）。然而如此一来便生出许多似不可信的端倪和头绪，无奈“庭院深深深几许”，有些东西就只好作为千古疑案，只要在情理之中，也不妨“宁可信其有”了。

目 录

第一章 故事新语：皇帝专制制度与两千年中国	(1)
第一节 专制制度的一对始作俑者	(3)
第二节 悲剧时代	(17)
第三节 谁被押上断头台？	(28)
第二章 仅次于上帝的人：凡人·禽兽·神仙	(37)
第一节 权力的奴隶	(38)
第二节 道德的覆灭	(52)
第三节 神仙在哪里？	(61)
第三章 彼此之间：君臣关系的协奏与变奏	(76)
第一节 坐着·站着·跪着	(77)
第二节 “狡兔死，良狗烹”	(87)
第三节 伴虎行	(97)
第四章 污秽的后花园：皇帝和他的女人们	(110)
第一节 还是女儿最悲哀	(111)
第二节 是谁敲响了丧钟？	(121)
第三节 情天欲海沉浮录	(132)

第五章 第三性：被阉割的男人们	(139)
第一节 “宦官之祸”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注解	(140)
第二节 金銮殿后徘徊的魔影	(145)
第三节 嗜血的饕餮	(153)
第六章 龙凤错位：向男性世界挑战	(162)
第一节 伸向神器的“一只温柔的小手”	(163)
第二节 以母亲的神圣名义	(169)
第三节 “牝鸡司晨”的是非之争	(177)
第七章 血染夕阳红：为皇冠而浴血的父子兄弟们	(184)
第一节 问鼎东宫之路	(185)
第二节 父子兄弟恩仇记	(191)
第八章 殊途同归：历代朝运与帝命	(198)
第一节 各领风骚	(199)
第二节 光荣的第一代	(207)
第三节 悲哀的末代	(214)
第九章 永远的谜：宫禁疑案与奇闻索隐	(222)
第一节 “龙”字号去向不明	(223)
第二节 宫禁秘事何其多？	(232)

第一章

故事新语：皇帝专制制度 与两千年中国

那是一个呼唤“超人”来统治的时代。

普罗米修斯的故乡，希腊人曾成功地选择了除奴隶阶层之外的相对民主政治，他们相信多数人的智慧胜过独裁者的天聪。而在地球的另一边——被笼统称之为亚细亚的东方世界，无论是沙漠上头枕《古兰经》的阿拉伯人，还是操着之乎者也的华夏之邦，或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或惑于一些智者的说教，或惧于灭家诛族的威胁，或由于必然的、偶然的有待考古学家、史学家去挖掘、考证的种种理由，他们默许了一个人间上帝——君主的存在。在中国，这个统治者则称之为“皇帝”，而用于行使其绝对权力，维护其绝对统治地位的一整套措施，则谓“皇帝专制制度。”

何谓专制制度？法国十八世纪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底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这是一个深刻而惟肖的比喻。

何以会产生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却做出近乎荒唐的解释：潮湿、腐朽的土壤，气候炎热的地方是专制制度生长的沃土。无独有偶，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而名噪欧洲，后又以《忏悔录》招致天下后世毁誉不一的思想家卢梭，也不约而同地持此谬论，他解释专制制度起源是由于“炎热的国度比寒冷的国度所需的居民更少，而所能养活的居民却更多，这就产生一种永远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双重剩余。”地道的奇谈怪论！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据我们考察，专制制度

似乎没有太多的地理选择嗜好，不仅宜于赤道热带雨林、沙漠，而且活跃于酷寒的冰封之地，至少跨三个温度带的中国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起源于黑格尔、韦伯的“水的管理”，或拉狄克的“抵御外侵”，或国人所云的“土地制度”，但决不是因为气候。

虽然如此，这两位终身献身于反专制制度的法国思想界泰斗，对专制制度本质的某些揭示和批判仍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卢梭认为，专制制度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它剥夺了人作为走出动物界的人所应拥有的幸福、平等、自由的权力，“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君主专制使人类堕落到一种新的自然状态。在他看来，一切改良都只是一种无用的妥协，与其让这种制度逞强，不如使人类退回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状态。所以，伏尔泰在1755年8月30日致谢卢梭赠书的复信中写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生。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孟德斯鸠的批判虽不如卢梭那样充满情绪和偏激，但他的理智和准确，却足使一切极权者不寒而栗。他指出，在专制国家，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专制政治的原则就是恐怖，用恐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去窒息一切野心。国家的保存，毋宁说是君主的幽居的宫禁的保存而已。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则持一种温和和赞许态度，断言“中国的立法者们的主要目标，是要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

秦始皇的出现，标志着统一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漫长的恐怖时代的开始。尽管皇家御用学者祭起了“仁义礼智信”这块遮羞布，挂出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大旗，供起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然而两千年历史所暴露出的嗜血本性依然是赤裸裸的。人民大众的生存、平等、自由的权力被剥夺，历史文明和社会伦理道德遭到粗暴践踏。强权就是公理，作恶就正义，屠杀则是人道，和平不过是战争的延续，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简直是一团糟。爱国忠君的屈原被流放；为朋友说句公道话的司马迁被推下蚕室；不忍目睹国破家亡、力图除弊兴利的改革家王安石被赶回老家；浴血沙

场、抗御外侮的岳飞则被送上断头台；为民请命、直言进谏的清官海瑞为向万历皇帝陈述几条批评意见，还得出钱雇工抬上棺材跟在身后……

第一节 专制制度的一对始作俑者

公元前 261 年，正当赵国老将廉颇率几十万大军与秦国名将白起、王龁对峙长平之时，来往于秦赵之间的珠宝商吕不韦，在赵国首都邯郸这个繁华闹市，意外地发现了一桩能使他富贵不可估的特大生意——正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之孙异人，顿觉是奇货可居，回家与其老爹掐着指头一合计：种粮食播一收十，贩珠玉本一利百，而投资赞助异人做国王，其利何止百倍万倍！遂决定倾囊相助这位落魄王子。

公元前 260 年，在吕不韦为异人举办盛大的晚宴上，灯红酒绿，笙歌燕舞。酒足饭饱的异人对吕不韦的一位容貌绝佳的爱姬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意，吕不韦慷慨让美，将这位已珠胎暗结的爱姬赠给异人做妻。至此美人计大获全胜。

公元前 259 年正月，一个注定将要成为划时代伟人的人——秦始皇嬴政哇哇堕地。公元前 221 年，即秦始皇嬴政这位私生子即位的第二十六年，秦东征劲旅在大将王贲的指挥下攻克了山东七国集团最后一座都城——齐国首都临淄，统一大业宣告完成。

秦始皇既吞天下，为其划时代的伟大功业发狂，自谓其空前绝后，功盖五帝三皇，非“如此如此”则不足彰其功而满其欲。东部已亡诸国残余的抵抗运动还在继续，秦始皇便迫不及待地召集群臣就应建立什么样体制的政权，向群臣咨询：“古代五帝禅贤，三代则父子世袭，何优何劣？”诸臣面面相觑，不置可否，唯有鲍白令之博士斗胆答道：“官天下是让贤使能，而家天下则父子相继。所以五帝以天下为官，而三王则以天下为家。”秦始皇闻言仰天长叹：“我功高德厚，非五

帝所能及，如禅贤官天下，有谁能做我的继承人呢？”鲍白令之则答：“陛下行桀纣之道，欲学尧舜之禅贤，非陛下所能行得通。”秦始皇闻言大怒，指着鲍白令之喝道：“令之上前，你有何证据说我行桀纣之道，快作解释，否则让你血流五步。”鲍白令之不慌不忙，有板有眼地答曰：“陛下息怒，请听微臣陈言。陛下筑台榭高耸入云，盖宫殿绵延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虞。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建骊山、宫室，数百里不绝。殫天下之财，竭海内之力，褊狭自私，不及凡人，只不过是自营仅存之主，有资格德比三皇五帝而官天下？”铁证如山，秦始皇由怒转羞，竟茫茫然无所以对，沉默许久才说：“令之之言，是当众出我的丑！”碰了一鼻子灰，干脆撇开这帮迂腐不开窍的学究，直接命令丞相御史：“山东六国背盟叛约，为非作乱，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仰赖宗庙之灵，六王伏诛，天下大定。如今名号不更，则无以称其功，传后世。请诸卿议定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便遵其意上奏道：“古时候五帝地方不过千里，诸侯外夷服叛不一，天子有令不行。而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为自古未有之盛事，岂是五帝所能比？臣等与博士们研究决定：‘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把秦始皇与泰皇相并，但秦始皇犹嫌不足，便灵机一动，集三皇五帝之称于一身，改称“皇帝”，以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东汉蔡邕，解释“皇帝”含义为：“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前也。能行天道，事天审禘，故称‘皇帝’。”

皇帝，是当时人们所知悉的天地古今和人类几千万年所创造的文化中唯一可以表示至尊至贵至神至明的总称。

既然做皇帝来自冥冥中的天意，毋需民选，也毋需贤能德识；既然做皇帝拥有对天下所有人祸福生杀的绝对权力，这样一个美妙神奇的东西当然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当秦始皇确立其自身统治地位后，便规定了父子相承的世袭制，并废除历史上对死者盖棺论定的谥号，说：“朕闻太古有号无谥，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儿子论老子，

小臣议皇帝，成何体统？朕废而不取。自此以后废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则以顺序来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即使像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多不过二、三十世即衰微崩溃，而秦始皇却独步千古，自矜其能，欲传之万世。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始皇帝是怎样来开创万世之基业的吧。

当秦始皇完成了独裁政治的建立，稳稳当当地坐上皇帝宝座后，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来享受这得之不易的专制权力。

皇帝的全部尊严是体现在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使用上的。权力的使用不外乎对自己和对他人。做为一代开国之君，秦始皇能征善战，残忍无比，而且也特别懂得人生享受。他网罗尽天下美女和珍宝，随着六国的依次灭亡，各国宫廷的美女和财宝，也被车装船载，络绎不绝运往关中。而为满足穷奢极欲的享乐，每破一国，便仿其宫殿，建之咸阳北阪，统一后又兴建离宫别馆达七百余所。其中阿房宫则堪称“世界之最”。史载，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表南山之巅为阙，络樊川以为池。”仅其前殿，上可容万人，下可竖五丈旗，高数十仞，各宫殿均由珍奇异宝和美姬宠妾充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设计颇为先进。据载，阿房宫的门由磁石制造，如入宫朝拜者有隐甲怀刃，则立刻为磁所吸引而露馅。在咸阳宫挂的青玉五枝灯如蟠螭状，以口含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然若列星。徐福设计的自然之帘则是全自动门，秦始皇抱文珠放在膝上，则自动上卷，不用手钩。更为惊奇的是，还有一种比X光还厉害的透视镜，照人肺腑，并且还能测验出宫女们心之邪正。而最能说明秦始皇穷奢极欲、异想天开的是始皇陵的建设，这是一项绝无仅有的地下工程。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圻于骊戎之山。……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

运物不能穷。”为修此陵，奴役七十万刑徒，修十年之久，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以明月为珠，水银为泉，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凫雁，其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槨之丽，宫馆之盛，难以尽述。为建此陵，曾运巨石于渭北，当时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垠。”可以想见其艰难。

秦始皇聪慧过人，暴而不昏，对自己的享受是极尽天下之有，而对他人则极尽人间之残酷。他的统治方法并不复杂。那就是赤裸裸的恐怖、愚弄和奴役。名曰“任法”似乎是以“法”治国，实则任刑，以杀治民。秦刑种类繁多，手段残忍。据不完全统计，仅死刑就有十五种：弃市、腰斩、生戮、定杀（生溺或生理）、枭首、车裂、磔、坑（活埋）、凿颠、抽肋、夷三族、具五刑、镬烹、体解、绞。如其中的具五刑，其具体是“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剁成肉酱）于市。其诽谤罪者，又先断舌。”死刑外之肉刑则更多，如笞、黥、劓、刖、宫，徒刑则有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另外还有货、籍没、收孥、迁等之类惩罚性刑律。

当秦始皇尚偏居西部一隅，图谋中原之时，和他相处不久的著名政治军事家尉繚已看出这位长目豺声、形如恶魔凶獠般青年国王的品质劣根性，评价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并预测说，如果“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其虏也！”事实果如其料。皇帝专制制度使秦始皇由尚能礼贤下士、虚心听谏的英君明主堕落为一个狂妄傲慢、凶残专横的大暴君，将其个人野心和固有劣根性膨胀到丧心病狂境地。泰山封禅（向老天爷报功邀赏），松树下避会雨，便封松树为五大夫；过湘江遇点风浪，便怒从心头起，发三千刑徒伐尽湘山树木，赭其山，向神示威；派人入海寻蓬莱、方丈、瀛州三岛觅长生不老药，听徐福言大鲛鱼阻道，便派狙击手入海射鲛，甚至亲手用连弩射死大鲛鱼；在临洮见（幻觉）十二戎服巨人，便收尽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立于阿房宫作守门神；在梁山宫看见丞相出门车骑众多而不高兴，有人泄密告知丞相，他便杀尽当时在身边的人；天堕陨石一块，人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咒骂他，气得他用火燔毁其石，

杀绝陨石周围住户；因惧百姓读书明理难被其愚弄，便大焚诗书百家语；因几位求仙药方士畏罪潜逃，便将数百儒生骗到郊外活埋；博浪沙中遭张良铁椎狙击，便大索天下，牵连无辜无数；方士卢生妄奏符箓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则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众进攻匈奴，调动上百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

所以，秦始皇当政晚期，全国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

骊山下，七十万刑徒不分昼夜地凿山穿泉，为秦始皇建筑超级陵墓，他要把人间所享受的一切翻版到阴间，包括日月星辰、山水湖泊；

北疆绵延几千公里的边防线上，三十万负戟持戈的士兵冒着酷暑，终年守卫在边塞，与强悍的匈奴骑兵做着殊死搏斗；

岭南烟瘴之地，五十余万遭谪戍的人驻守五岭，以镇压南方各族的反抗；

渤海、东海之滨，数千携着图箓天书的方术之士，登山浮海，为秦始皇寻长生不死之药；

关内，十数万修宫筑殿的工匠，逶迤百里的宫殿台池，数万名粉黛绿的宫女，更有全国各地为服劳役而往来于路上的人流，再加上修驰道、疏江河，估计正在服役人数达二百万众，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二千万。无休止无极限的劳役征发，使人民的力役比以往多二十倍，形成了“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劳役和赋税之重，已远远超越人的生理极限和经济基础，“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当时民歌曰：生男慎无举，生女哺用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为了夸耀权势和威风，也为了镇压东南方向所谓的“帝王气”，统一伊始，秦始皇便开始漫长而频繁的东部大旅游，每到一处都要刻石立碑，鼓吹其“明德奋威，诛戮无道”、“黎庶无繇，天下咸抚”。为表示非老张卖瓜，碑辞后总要特缀上“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但是，当他第五次巡狩沙丘（今河北巨鹿县东南）时，却因病而逝，年仅五十岁，按现代年龄段划分，尚属中年。据传说，秦始皇泰山封禅，

至曲阜孔子墓，墓室壁上篆刻：“后世一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室，踞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又传，秦也有民谣云：“秦始皇，何奄僵，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餐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沙丘，沙丘，秦始皇畏惧之甚，一路上总避开名为沙丘的地方。想不到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行到河北时，途中见一群小孩正堆沙玩耍。问是何地，答曰：“沙丘”。秦始皇从此一病不起，客死异乡。李斯、赵高密不发丧，将其尸置于辒辌车中运回咸阳，当时正流火七月，尸体腐烂，为乱其臭，使人不疑，便令载一车鲍鱼随行。

专制皇帝只有当他控制着权力和活着时才是皇帝，一旦失去权力或撒手人寰，他就什么都不是了。秦始皇尸骨未寒，便成为赵高、胡亥篡权害人的工具。他死前令公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的遗嘱，经赵高一做手脚，成为令扶苏自杀的催命书。胡亥惑于赵高之言，杀兄屠弟，穷凶极恶，更甚于乃父。秦始皇虽暴，但却明察是非，勤于政事，“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牢牢地控制着置人生死，置国兴亡的权力。而胡亥虽也残暴，却无专断独裁之能，被赵高骗得言听计从。胡亥贪玩，又感到不安，便召赵高出主意，说：“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身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百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闻此，赵高乐得险些跳起来，赞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并献计胡亥要“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以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胡亥闻之，正投其意，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继续兴建阿房宫，日日以杀人为乐。更为惨酷的是，胡亥下令：凡是先帝后宫妃嫔宫女没生过孩子的，全为先帝殉葬。后宫女子数万，能为秦始皇所幸而生子的多不过数十，后宫殉葬之众可知。又担心建造陵墓的工匠泄墓中机密，便重发墓，将参与造陵和葬事的工匠尽闭于墓中。胡亥的疯狂屠杀，使群臣人人自危，连先朝老臣丞相李斯也恐惧万分，为免杀身之祸，只好曲意逢

迎胡亥，学赵高引导胡亥玩乐暴残，说：“能穷天下之乐，则是贤明之主。能行峻法酷刑，惩弃灰于道中（将灰土倒在路上）者，才是治国之正道。人君就是要为所欲为，如申子所言：‘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如果当皇帝逐日埋头公事，苦形劳神，这不过是黔首之役，有何快活！”二世闻奏大悦，于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偌大国家成为禁锢人民的监狱，成为屠戮人民的刑场。赵高深恐有大臣入奏，便谎劝胡亥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侍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从此，胡亥不再接见朝臣，日与宦官、妃嫔戏闹取乐，任赵高将天下引向毁灭之途。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二世不学无术，不察世理人情，既不懂得老子数百年前之所教，也不知道人类和动物之所别，“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竿而驱之。”终于，大泽乡的陈涉——这个“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打出了葬送秦王朝的第一面旗帜。

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义军还未攻入咸阳，赵高便派遣其女婿咸阳县令阎乐闯入望夷宫逼杀秦二世。秦二世临死之情景可悲可叹。据载，当阎乐率兵包围望夷宫搜捕秦二世时，秦二世惊慌失措，对身旁宦官说：

“公何不早告诉我，乃至于此！”宦官答：“正因臣不敢言才得以保全首领。假如我早告诉你，何能活到今天，早做刀下冤鬼啦。”

阎乐指着秦二世历历数其该杀之罪，说：“足下骄恣残暴，诛杀无道，天下群起反叛，望足下自为计。”

二世问：“丞相可得见否？”他还指望赵高救其一命。

回答：“不可！”

二世求见赵高不成，便转而求情说：“吾愿放弃皇帝称号，做一郡之王。”但也不许。

“愿为万户侯。”二世又降一格，仍不许。

既然连王侯都做不成，干脆隐居乡下做个平民百姓，便说：“愿与妻子为黔首。”

阎乐不耐烦了，干脆对这位执迷不悟的家伙直说：“臣受丞相之重托，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说个没完，我也不敢给丞相回报。”

继位的公子婴吓得不敢称帝，降“皇帝”尊称为“秦王”，四十六天后，刘邦率领的楚军进驻霸上，子婴白马素车，双手捧着那块取之蓝田之玉，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皇帝宝玺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一个月后，楚霸王率领的诸侯劲旅攻入关内，一把火将阿房宫焚成灰烬，秦始皇子孙及皇室贵族被屠杀殆尽。

万世之基谁知在二世即亡了，历史给予秦始皇绝妙的讽刺：

“亡秦者，胡也。”匈奴“胡”乎？胡亥“胡”乎？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愧为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不幸而言中。

阿房宫的熊熊烈火和渭河的滚滚血波，使一切后世的盗世奸雄心惊胆颤。但秦帝国的赫赫声威和秦皇帝的穷奢极欲，则又使这些政治野心家叹为观止，仰慕至极。刘邦做亭长时解送刑徒去咸阳，偶然碰到秦始皇出巡时的威武场面，羡慕至极，赞叹：“大丈夫当如此也！”秦始皇巡游会稽，项羽与其叔项梁前去看热闹，观其遮天盖地之阵势，项羽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吓得项梁赶紧掩其口说：别胡说，想遭族诛之祸么！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王朝？这是刘邦得天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学尧舜禅让。不仅现实行不通，而且刘邦本人也不愿。九死一生争来的富贵和江山，岂能禅让他人享受，顶虚名而坐实祸，非智者所行。

仿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国，未尝不可，夏商周三代不正是人们憧憬向往的黄金时代吗？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数十年的郡县制，似乎使刘邦比较出了历史的真谛。

翻版秦始皇的皇帝专制制度和形式。这正是刘邦多年之宿愿。但秦帝国的速亡，皇家子孙的噍类无遗，又使刘邦不得不为其身家性命

三思而后行。因为，对秦始皇来说，他的政治大赌博输得太惨重啦！

权力，本身就具有诱惑力，而权力背后种种，则更具有诱惑力。秦始皇出巡时的威风场面使刘邦仰羨之至，而秦宫内妖娆多姿、如花似玉的宫妃嫔妾，曾使刘邦这个登徒子式的家伙险些沉溺于温柔之乡而不拔，那车载斗量的金银珠宝，使刘邦这个嗜财的农家子弟有了向其老爹夸耀的资本。真是挡不住的诱惑！终于，当楚霸王项羽被韩信、彭越、刘邦三方面军围困垓下而自刎乌江时，刘邦忸忸怩怩地在定陶登上他期待已久的皇帝宝座，尤其是当儒生叔孙通设计出一整套朝仪、文臣武将济济一堂肃立殿下、向其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时，刘邦真正品尝到当皇帝的尊贵和惬意。

但是，如何既能行皇帝专制制度，像秦始皇那样威风，而又不致于惹杀身灭族之祸，长久维持而不堕呢？这是刘邦和他的谋臣们绞尽脑汁所需得到解决的首要问题，他要学秦始皇，但不能蹈其覆辙，自取灭亡。

秦始皇向往的万世之基何故仅二世即亡？汉初，统治集团对此做了深刻的探究。他们认为，秦朝速亡并非是由于皇帝专制，而是皇帝本身和政策方面的错误。太半之赋，头会箕敛，三十倍于古的力役，使人民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欲望，人民已经无法再活下去，而酷刑峻法，轻绝人命，视杀人如割草，使人民对死亡已无畏惧感和为难情绪。活不下去，也不愿再这样活下去。历史的规律是，当被统治者不愿再活下去时，那么统治者自身离完蛋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汉初著名的政治家贾谊著的《过秦论》，专论秦亡之原因，论曰：

“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槁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镞，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

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铤于句戟长铎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显然，秦始皇既不懂得专制权力自身的极限，也不知道作为人的广大臣民的生理和心理忍耐极限，当然也许是他不愿承认、不愿面对这个事实，而将专制权力无限扩展和运用以满足其私欲。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秦始皇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晋代傅玄论曰：“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狗彘。狗彘仁而用之，杀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以不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灭，李斯无遗类也。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人仇之，天绝之，行不道，未有不亡者也。”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柳宗元如是说。而事实上，西汉初期统治集团和理论家们基本持此论调，认为皇帝专制制度本身无懈可击，关键是谁当皇帝，怎样当的问题。

毕竟，刘邦、萧何、陈平诸辈缺乏高深的理论修养，尤其是刘邦，不学无术，对儒生不仅鄙视，而且拿其帽子当尿壶，极尽污辱之能事。对儒家理论似是而非，对秦始皇所推崇的法家学说又忌讳甚深，除了采取一些属于短期行为的“与民休息”措施外，就是加强对皇帝自身、对权力集团的节制和管理。刘邦本是好色之徒，但慑于严峻的形势压力，绝不敢如秦始皇那样征召天下女子填塞后宫；刘邦本是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之辈，但在老百姓尚无处栖身情况下，也只好乘着杂色马驾的车；刘邦虽是好战的，但遭白登山七昼夜围困后，便转而向匈奴赔礼道歉，不惜将皇家千金送给单于做老婆。这种节欲无为之政，